

在古意中追尋：林海鐘的山水畫藝術

林海鐘英才早發，很早就出名了，如今也只有四十五歲。初次見他，適逢中國美術學院首屆博士論文答辯，我應邀去擔任答辯委員會的主席。在答辯之餘，自然也看了名為《懷文抱質》的博士畢業作品展覽。那個展覽給人的印象很深，林海鐘的畫尤覺特立獨行，氣宇軒昂，骨健神清。他雖然和大家一樣都在『正本清源』，回歸傳統，但不是學近人，而是借徑浙派，發揚更古老的宋人傳統。

他的論文也是研究傳統的，題目是《以畫體道一論五代北宋四家的古意》。在他看來，古意就是古人胸中之真善美，是真善美注入畫家筆端山水所體現的人文精神。他獲得博士學位那年，是新世紀第四年，新文人畫已經過去，黃賓虹熱開始興起，然而林海鐘沒有受時風的影響，不只在筆墨上着力，而是追本溯源，研究黃賓虹稱道的宋人，關注『畫』與『道』的關係。可見他是一位很有自己識見的畫家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他對古意的探求，並不局限於形而上的『道』，也探討精微奧妙的畫法風格。我在一些報導中發現，他還是一位書畫鑒定家，繪畫創作與鑒賞研究並重，以致成了中國美術學院書畫鑒定中心的副主任。據說，他在考察巴黎的時候，十分關注博物館與古董店裡的中國古代繪畫，善於從原作中考究畫法源流。一個明顯例證，就是根據敦煌藏經洞佛畫的質地，發現了唐卡藝術與中原唐人畫法的一脈相承。

林海鐘早期的山水畫，我只見過部分圖片，感覺有點接近新文人畫，圖式來自古人，卻放大了局部，還探索着斑漬狀的肌理，不乏求新求變的銳氣。但新世紀以來，他已經由師近人轉入師古人與師造化的互動，實踐着回到筆墨境界的傳統。他對傳統的選擇，也已不同於新文人畫，主要面向明清的個性派傳統，而是選擇宋元傳統，是白然、簡約、古雅、大氣的傳統。追求落落大方、文質彬彬，超脫而不凋疏，空靈而不失正大氣象。

新世紀以來，他的山水畫約有四種面貌：第一種是江南實境，上承董北苑的『一片江南』。主體往往是北宋式的古木叢林，有時隱約着清幽的禪寺，有時伴着繁複的樓閣，畫古木茂林多虬曲高大，似歷盡千秋，頗有古意，而其下的遊人甚小，盡着現代衣冠，彼此相映成趣。在這些作品中，格局的落落大方與描繪的細節真實，分明取法宋人，而佈局設色已融入了現代視覺經驗。

第二種是樹石寒林。或天地空闊，造景微茫，或老僧參禪，思逸神超。那些觸目的寒林，挺生於秋冬之際，意象蒼鬱夭矯，筆墨頓挫飛揚，秀中帶雄，圓中見方。大多取境簡明，圖式單純，但寧靜中不乏生機，空明中超塵脫俗。溯其淵源，或者脫胎於李成、郭熙，師其寒林平遠，又不無倪瓚秋景山水的淡寂。或者來自蘇軾、趙子昂的古木竹石，自覺以書入畫，筆墨遒勁流暢，一氣呵成，卻在虛靈鬆動中融入了馬、夏的水墨蒼勁。

第三種是太行雄姿，基礎是太行寫生，但有很大的創作成份，佈局飽滿，丘壑雄奇，氣象博大渾成。筆墨皴法又綜合了兩宋範寬、李成、郭熙、李唐與明代浙派個家，尤擅編織密集躍動的粗短線、筆勢雄強的刮鐵皴。而且與大片潑墨結合，既蒼古爽勁，又淋漓酣暢。這一類作品，比古人重視平面效果，不講『三遠』，卻誇大疏與密，對比線與面，是對古意和古法的現代闡釋。

第四種是寫生尋夢。寫生的去處有雁蕩，巡夢的所在是西湖，這兩類作品都作於近年，畫風更加隨意自如，筆墨更加松靈恬靜。前者似得江山之助，丘壑隨心，圖式簡化，很容易使人想起宋骨元韻的新安派。後者則寫水邊林下，平湖風柳，突出靜中有動的感受，或者表現『波動影浮斑瀾光耀』的感知，或者注入『風動如岸行』和『影入碧潭隨東流』的禪悟。倍見繁華落盡的清新，深感超然物外的飄逸。

可以看出，林海鐘成熟期的藝術，已經不刻意求新求奇，相反他總是通過平淡的景觀，

以生動提煉的筆墨，在與古人對話中，表達心靈與自然的契合，不期然而然地營造出深遠幽微的境界，透露出澄懷觀道的旨趣，開拓出當代人渴望的心理空間，他尤其擅長以所謂『北宗』的水墨蒼勁寫『南宗』的神思超逸，用有力而飛揚的筆墨。借洗練而生動的圖式，構築或超逸或雄奇而但都充滿生機的意境，把對生命與自然的體悟帶入山水畫的現代語境之中。他的山水畫也已不那麼過分張揚個性。對『創作』和『個性』的提倡，長期以來是畫壇的主流話語，不過，世紀之初有些畫家已經開始反思，指出『新』不等於『好』，孤立追求個性容易忽略藝術的民族性與社會性，並且為此呼籲自覺接續傳統文脈，在作品中體現民族文化的價值觀念。然而同樣接續傳統的畫家，又有兩種不同取向，一種以古法師造化而創造自家面貌，另一種則在回歸傳統筆墨境界中表達新的機運，林海鐘屬於後一種。

林海鐘善於潛心學習古人，像鑒定家一樣辨析玩味一筆一墨；又能夠從容感悟自然，像寺廟中的修行者一樣在靜謐中開悟。他不刻意拉開與古人的距離，甚至似乎筆筆有出處，卻自然而然地畫出了自家的品位。比較當代更多探索用墨的畫家，他似乎更重視發揮用筆，下筆必斷然有力，行筆則流暢明快，既不遲疑，也不造作，達到了心手的相湊相忘。近年來，他的筆法出現一種新的跡象，像用硬筆速寫一樣的硬朗流暢，又不失清靈之氣。

歷史經驗表明，藝術是在創新和尋古的張力中前進的，林海鐘對古意的追求，擺脫了為創新而創新的淺薄，重視了盲目創新者忽略民族文脈、歷史積澱與民族審美特色，也就貼近了現代丟失已久的『古意』。這個古意，既是真善美，也是林海鐘講的『千古不變的心』『跨越時空的審美價值』，更是饒宗頤教授所謂的：『萬古不磨意，中流自在心。』有了這樣的透徹見解，他的藝術必然在不斷回歸傳統中更上層樓，不斷在參酌西法中發展自身，不斷在師造化中走向與造化同工，必然也會在不斷地貫通古今中強化各人風格。

薛永年

二〇一三年十一月動筆十二月二十二寫就